

怀念屋角的那棵龙眼树

■ 梁郁强

进入七月下旬,市面上的龙眼日渐多了起来。每次路过有售卖龙眼的地方,我都会停下来看看,遇到合眼缘的,便买上一些和家人分享。

数次之后,妻子说:“真是奇怪了,荔枝上市的时候不见你买一些回来给我们品尝,龙眼我们倒是吃了不少,你不是贪图它便宜才买的吧。”

“怎么会呢?家中栽种有不同品种的荔枝,我们实现了荔枝自由,只是龙眼的供应链出现了断裂,我才会再三购买啦。要是家里屋角的那棵龙眼树还活着着,就不至于这样了……”我边品尝着龙眼边惋惜地对妻子说。甜蜜的果汁滑向咽喉,那是一种似曾相识的味道,对,屋角的那棵龙眼树挂的果实也是这样的!味蕾的记忆真是神奇,它成功地打开了我的记忆闸门。

我家屋前种有四棵龙眼树,它们长得高大秀美,每年夏天沉甸甸的果实都会为家里换来一笔可观的收入,是名副其实的“摇钱树”。2006年,因为家里要建楼房,需要砍掉那几棵已生长了20多年的龙眼树,在奶奶的坚持下,最终屋角的那棵被保留下来。我依然记得她说的话:“偌大一个庭院,没有一棵龙眼树的话,显得太单调了。再说,它既可以结果又可以为我们遮荫,说不定会成为大家的‘宝’呢……”

新房子建成之后,屋角的那棵龙

眼树成了我家的一大亮点。它树干挺拔,枝条旁逸,像一把撑开的巨伞。家人喜欢在树下和邻居聊天,奶奶喜欢在树下择菜,老爸老妈喜欢在树下制作橡胶片,我则喜欢坐在秋千上看看书或陪奶奶唠唠家常,客人造访也喜欢把车辆停放在树荫下。

屋角的那棵龙眼树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们都喜欢它,当然也尽可能地“照顾”它。在庭院硬化化的时候,我们特意嘱咐师傅给它留出了一小块空地,并绕着树干砌了一个直径2米、高30厘米的小围墙。每年开花前摘果后,老爸都会给它施农家肥。在冬天,老妈则会把那已干枯的枝条修剪下来。如果是寒潮来袭,老妈用一个铁桶装上一些炭火再加上一把湿木叶放在树底下帮它御寒。

在家人的精心管理下,屋角的那棵龙眼树长得更茁壮更秀美了。它除了长年为我们送来清凉的慰藉外,还给予我们精神上 and 物质上的享受。它也是在竭尽所能地回馈我们呢。

三月初,它的树冠便会布满花蕾,在阳光春雨微风的呼唤下,不久便会绽放出米黄或粉白的小花,整个庭院都弥漫着甜蜜的气息。此时,蜜蜂、蝴蝶自然是闲不住的,它们围住树冠起舞,煞是热闹。深吸一口气,心旷神怡,美哉。

七月中旬,一串串的龙眼压弯了枝条,黄褐色的果实在烈日的催化下迅速膨胀。每次开摘,都是老妈上树,我们打下手。摘下来的果实,一部分卖到收购站,一部分馈赠亲友,一部分满足自家的需要,我们的口舌可是盼望了一年之久呀……能够吃到屋角的那棵龙眼树的果实是幸福和满足的,它“核小、肉厚、甜脆、汁多”,妙哉!

年复一年,我们就这样享受着它给予的一切。2016年夏天,它的产量竟然比往年多了三分之一,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只是到了9月下旬,那棵龙眼树的叶子竟然慢慢地变黄了,怎么会这样?老妈连忙跑到农药店买回了几支药水喷洒,老爸也往树根树干处撒了一些石灰粉末,周末回家,我则提了几桶水去浇灌……但奇迹没有出现,11月中旬,龙眼树上最后一片叶子飘落,它终究还是彻底枯萎了。

当我用锯子把龙眼树放倒,剥开树皮,觉树树干竟已被虫害啃了一层……锯掉枝叶,它那笔直而粗壮的树干最终被我打造成了七个可以当凳子用的树桩。

后来,老爸老妈在庭院里又种了一棵龙眼树,只是新种的这棵终究替代不了屋角的那棵龙眼树。

每到龙眼收获季,我时常怀念我家屋角的那棵龙眼树。

心远地自偏

■ 刘莲

声,常在我半梦半醒之间响起。刚开始不习惯,慢慢地,那些声音成了梦里梦外的背景。我慢慢练就了充耳不闻的功夫。

某年,街道两旁种上绿化树。几年过去,小树长高长大了。我家门口这棵树,因为邻居家和我家人经常给它浇水施肥,长得特别茂盛。现在快到三楼的阳台底了。这棵树成了小鸟的驿站、小鸟的家园。它们在树上停歇、唱歌、跳跃,还筑了个巢。我常坐在二楼大厅,往阳台望去,满眼都是绿意。听着鸟鸣,看着绿叶在阳光下闪烁、在风里翻飞,仿佛自己坐在故乡的大树下,宁静、悠闲……

屋后是邻居的院子,兄弟俩的楼房紧靠在一起,院子共同使用,三面建了高高的围墙,种了三棵番石榴树,一棵菠萝树,一棵芒果树。我们又叫番石榴树为桃子树,叫番石榴为桃子。院子里搭了两个简易鸡舍,鸡们在园子里吃喝玩乐,有的飞到树上。院子没有硬底化,鸡粪成了树们的肥料,虽然阳光不足,桃子树还是长得很茂盛。菠萝树和芒果树被桃子树遮挡了,长得不好,所以放眼看过去,入目的都是桃子树。邻居没有及时清理鸡粪,屋后空气是不清新的,婆婆心里有点怨气。邻居那婶子很客气,每次叫我们想吃桃子就摘,但

我们也不会随意摘。邻居婶子有时使用网兜装了桃子递到窗子下让我拿,阳光不足,桃子不怎么甜,每次我和婆婆领到桃子,都会真诚地感谢她。都说远亲不如近邻,我不想因为养鸡的事弄得不愉快。

没法改变环境,那就改变自己的心境吧。我不去看院子里的落叶鸡粪,只看桃花开、桃花落,看桃子慢慢长大;也看似弱小的菠萝树和芒果树。四季常绿的树叶,给了我无限的慰藉。常有三三五五、大大小小的鸟儿飞来,在树上鸣叫,跳跃。春天桃花开的时候,那些鸟在枝头唱歌,总让我看入迷。有一种叫做“解龙”的鸟,旁若无人地在枝头高声鸣叫,“解龙”是我童年时代最熟悉的一种鸟,我不知道它的学名是什么,它们常常在我家门前高高的马尼松上高声鸣叫,长尾巴随着鸣叫大幅度地摇摆,热烈又喜庆。看到“解龙”,我总会想起故乡,想起马尼松树下我温暖的家,想起故乡的亲人……

在一些悠闲的假日午后,听着207国道飞驰而过的汽车的声音,看着窗外在风中摇曳的桃树,我偶尔会想起陶渊明的几句诗: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留在记忆深处的一抹伤

■ 劳小颖

在我记忆的沙滩上,童年经历过的大部分事情都已像那一行行深浅不一的脚印,被时间里的潮水冲淡,抚平了。但总有一些人,一些事,像岸边一棵棵大树,深深地扎根在心中,让我在不经意间想起。

——题记

仲夏微甜,几个外地文友说来我们化州玩。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开心之余,也犯愁:他们大老远驱车赶来,该带人家吃点什么美食呢?平时忙于工作和家庭,极少出外面吃饭,还真没考究过哪个馆子的饭菜香。于是急忙向作家朋友黎贵求助,黎大作对美食颇有研究,经常发表美食诗文,他推介了上街洞亚兵牛杂店。

翌日清晨,阳光明媚,文友按照我发的定位来到亚兵牛杂店。服务员首先给我们每人一碗撒了葱花的清汤,木子医生有点迫不及待,不顾汤热,一边喝一边说,这是入心入肺的汤,忘忧解愁的汤,如一股清泉流进心间,曾经不怕路遥多次过来打卡。

用牛骨吊出高汤,撇去浮沫,再加入牛杂和草鹅一起炖煮出来的清汤,鲜香扑鼻,个个赞不绝口。许是禁不住诱惑,许是好奇,许是出于礼貌,我小心翼翼地吸了一小口,感觉有点咸,没有他们口中的“非凡美味”,也没有传说中的化州牛杂“勾魂摄魄”,或者跟我“戒牛”“戒鹅”二十多年有关吧。

师傅把牛杂称好,切块,用两个大碟子装好,上桌。文友们津津有味吃着,说笑着,我静静地看着这一切,享受着最抚人心的烟火气。先生贴着我耳朵说:“吃吧,难得他们有心远道而来探访你,破戒一次无妨。”为了不让他们察觉我是专门“陪”他们来吃牛杂的,我要一碗纯汤粉,慢吞吞夹了一块牛杂,再慢吞吞放进嘴里。忽地眼角湿润,泪水盈出了眼眶……

时空穿越回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一头大水牛在沼泽地慢慢沉没,超爷爷在田头捶胸顿足,超奶奶瘫坐一旁哭晕过去……

那一年,我上小学一年级,刚放暑假不久,妈妈吩咐我去自留地摘油菜。路过“低湖”田垌,超爷爷正在犁田。牛突然拉不动犁耙了,正在放鹅出来吃草的超奶奶看见了,走过来帮忙拉牛鼻子,以为可以帮牛一把力,谁知这一拉,却帮了个倒忙,牛不但不向前,还一点一点往下沉。越往下沉,他们越心急,越用尽全身力气拉,越用力拉下沉得越快。眼看牛就要沉一半了,我急得语无伦次,大声呼喊“救命”“救命”……在旁边看“热闹”的“僦煲”,似乎得到“启发”,大声说:快起来!要不,你们也沉下去。都不要命了吗?

“僦煲”住在我们对面村,两条村庄隔着“低湖”田垌。“僦煲”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外号,我们村大人小孩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四十多岁,打着光棍,每到荔枝花开时节就发病。我们小孩子调皮捣蛋时,大人们就会搬出“僦煲”来“吓”我们,然后我们就循规蹈矩了。小孩子都怕他,但平日里的他久远就叫我的乳名,所以见到他,我有多远跑多远。然当时我却一点也不怕他,甚至觉得他蛮可爱,也许他潜意识里那份善良吧。

超爷爷、超奶奶被这只“僦煲”一喊,察觉到自己的危险,急急爬上田埂。看着两老人安全了,我一阵风往村里跑。当我带着几个叔叔伯伯赶到时,只能看到牛头和牛背了,超爷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超奶奶在田埂边上大哭。

叔伯们用绳子套住牛头,一起用力拉,越拉沉得越快。牛,终究拉不上来。很快,大水牛沉没了,超爷爷捶胸

顿足,超奶奶瘫坐着哭晕过去……

超爷爷、超奶奶是我的邻居,老实巴交的农民,子女多,生活艰难困苦,那头大水牛费了他们所有的积蓄。他们早出晚归,主要靠种植一些农作物来维持生计,庆幸的是他们身体特别硬朗。尽管那时候超爷爷直奔“古稀之年”,但脊梁挺直,干再苦再累的农活,担再多再重的粪水,都压不弯他的腰。超奶奶是个勤劳的“花甲”家庭主妇,夏天总能看到她的衣衫上一层一层白白的盐,除了家务琐事,帮忙农事,还养鹅。每当鹅长大,她就杀了拿到集市去卖,每次都把鹅头给我带回;逢年过节,家里宰鹅,也都把鹅头留给我,原因是我小时候中耳炎,耳朵经常流脓水,妈妈听老人说鹅头煲中草药吃了就会好,超奶奶记在心里。

20多年前的一个炎炎夏日,我回娘家,碰上村里办白事,一打听,知道是超爷爷走了,超奶奶也走一年多了。瞬间,我泪如雨下……

从那时起,我不再吃鹅,也不再吃牛。每次聚餐,鹅和牛少不了,别人见我不吃,都问为什么。我总说:“鹅吃了百病翻,牛是发物,我小时候得过中耳炎,年纪大了,得保护听力。”大家信以为真。

“戒牛”“戒鹅”,让我少了很多口福。每每目睹别人吃鹅肉、鹅肝、牛肉、牛杂、牛蹄时幸福满足的样子,我羡慕不已,同时也佩服自己,这些年能管住嘴。与其说是自律温柔爱自己,倒不如说是内心最柔软的情愫。

振兴乡村的号角吹响后,“低湖”田垌一带被填平,而村民告别住了40多年的破旧坯房,住上了新楼房,家家户户乐开了怀。但在心底里,在记忆深处,超爷爷、超奶奶,沉没的大水牛,还有“僦煲”,永远留给我一抹消失不了的伤,或许这就是乡愁吧。

蝉鸣声声夏日长

■ 蓝青

“唱歌不用嘴,声音真清脆,夏天一来到,就开演唱会。”盛夏的乡村,最美的声音,莫过于随处可以听到的蝉鸣声。

印象中,每年一度,从立夏始到夏天结束,蝉儿一直在不知疲倦地高歌着夏天。童年的夏天,往往都从一声蝉鸣开始的。蝉鸣,是夏日最奔放、最热烈的声音,是大自然中最美妙动人的音乐。炎热的夏日里,每当蝉鸣声响起,我们就知道夏天来了。儿时的夏天,陪伴着我们的,除了斑驳的树影,灼热的阳光,有的就是蝉鸣声。蝉鸣,起初三两声低吟,或轻柔,或婉转,渐渐地,一蝉鸣,群蝉和,继而低吟变成高歌,轻柔婉转也变得快昂扬。那时候的我们,找蝉,捕蝉,斗蝉,抓住了一只蝉,就以抓住了整个夏天。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捕蝉,需要借助捕蝉的工具,我们先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竿,再到山里面的橡胶林去找一些橡胶回来,然后再放到火水里面浸泡一个晚上。第二天,浸泡过的橡胶就充满了粘性,再把橡胶粘在竹竿上,然后就循着蝉鸣声出发去找蝉。找到蝉后,把粘有橡胶的一头对准蝉的翅膀,轻轻一粘,就把蝉粘住了,再把蝉放进提前准备好的网袋装好带回家。回到家里,一群小伙伴都会聚在一起斗蝉,大家把捕回来的蝉放在地上,看谁的蝉鸣声最洪亮,又或者看谁的蝉更善舞。当然,为了防止蝉飞走,我们往往都会在蝉的外面罩上网罩,然后隔着罩子观赛,赢的一方往往都会收获很多的赞誉。

教室门前的龙眼树上,炎热的夏天里,经常栖息着蝉。年幼的我们经常会捕蝉下来玩耍。有一次,上课铃响了,我们都浑然不觉,依然沉醉在斗蝉的快乐中。温老师进来了,看着空荡荡的教室,又转头看看趴在树底下斗蝉斗得热火朝天的我们。他没有批评我们,只是叫我们先回座位坐好,然后准备上课。这一节课,温老师没有给我们讲课本里面的内容,而是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蝉的故事。

蝉,夏日的精灵,幼虫时蛰伏于地下数年,只待一朝时机成熟,便破土而出。等到钻出地面以后,便爬上高树,向着自己的目标,往上爬,朝前走。直到有一天,走不动了,便开始蜕

皮,破茧重生。重生以后,在阳光的照耀下,振腹而歌,唱响整个夏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蝉的寿命是短暂的,随夏季而来,随夏季而去。然而,在有限的生命里,蝉却用最热烈、最洪亮的歌声把盛夏颂唱得沸腾而欢乐。倾其一生,蝉儿都在用轻快而高亢的调子,为人类高歌一曲又一曲的蝉歌,为大自然增添了浓厚的情意,也给炎炎夏日下的人们添加了一抹不能忘却的妙趣!

蝉的故事讲完了,老师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们。此时,刚刚斗蝉斗得兴高采烈的我们,心里却堵得发慌。看着手里的蝉,想想老师刚刚讲述的故事,所有的愉悦都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莫名的沉重。随着一声蝉鸣,有同学松开了握蝉的手,让蝉重新恢复了自由。随着越来越多的蝉鸣,越来越多的同学情不自禁地松开了手里的蝉。一时间,整个教室都是一片蝉鸣声,蝉鸣声声里,劫后余生的群蝉仿佛在激动地高喊着谢谢。

从此以后,捕蝉是断断不行的,但没有蝉的夏天是不完整的。于是,大家把捕蝉变成了捡蝉蜕。蝉蜕是一味普通但功效极好的中药材,具有疏散风热、利咽等作用,用于风热感冒、咽痛音哑等症状。

小时候,表哥在珠海开凉茶加工厂,需要大量的蝉蜕,于是委托在老家的众多亲戚朋友帮忙代收蝉蜕。我家也帮忙代收蝉蜕。每天放学后,我都会到树林里去寻找蝉蜕,找到后便拿回家找妈妈换钱,换得的零钱既可以买作业本,也可以买零食吃。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既满足了我們捕蝉的乐趣,又没有伤害到蝉,真可谓是一举两得!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蝉,终其一生,于黑暗中挣扎,于逆境中奋发,以腹为鼓,昼夜不息,总是以生命的绝唱,在火热的夏季,轰轰烈烈地将生命的激情尽情绽放!“知了,知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以歌声昭示着对命运的不屈!

生命不息,蝉鸣不止。许多年过去了,这个关于蝉的故事依然激励着我。让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无论遭受多大的挫折,都能够勇毅前行!



夏日炎炎忆凉草

■ 林翠珍

“凉草,凉草,卖凉草喽——”

夏日午后,一阵熟悉的声音传来,记忆的闸门霎时被打开,想不到在物质发达的当下,竟然还有卖凉草的人,顶着炎炎烈日派送清凉。

叫卖的“凉草”,其实是凉草粉,也叫仙草冻。凉草是一种草本植物,具有消暑解渴的功效,是鲜凉粉的主要配料之一。在粤西一带,习惯将凉草粉喊做“凉草”。小时候,在骄阳似火、高柳蝉鸣的夏天晌午,小孩子被“管”在屋子里,一听到凉草的叫卖声,就一骨碌跳起来,抱个大碗就飞奔出去。没想到的是,邻居的小伙伴早已拿着搪瓷缸站在树荫下,这儿一簇,那儿一簇,只待卖凉草的人出现,然后就一拥而上。

那时卖凉草的,是西村的老伯,约五十来岁,按辈分我们应叫他二爹,可我们喊凉草佬喊顺了口。凉草佬个子不高,清瘦而健朗,戴着大草帽,夏天穿着背心,皮肤泛出黝黑的光泽,一笑就露出雪白的牙齿。他虽然年过五旬,干活跟年轻小伙子一样,种了几亩地,还采草药。

他常年备着中草药和茶叶,整整齐齐摆在柜子上,乐于给大家分享。人们到水田里看庄稼,走到疲乏时,想喝一碗喷香的茶,就会到凉草佬家去,所以他家门口总是挤满了人。

盛夏时节,他便推着那辆吱吱作响的自行车,辗转行走各个乡村,一声声叫卖:“凉草——卖凉草喽!”他做的凉草特别可口,纯天然食品,口感爽滑甘醇,且五毛钱一大碗,能喝个痛快。我们常常争着买。

“哎,我先来的,先给我一碗!”“凉草佬!喂——我买五角钱!”“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他笑着说,先拿起肩膀上的毛巾擦汗,勺了一瓢水洗手,才慢慢给我们调制凉草。

桶里的那一大块膏状的绿色凉草真诱人啊,像水晶一般剔透晶莹,又像一块大翡翠,明明的,滑滑的,还带点韧性,微微弹动着……看来去都是这么吸引人!他拿出一个不锈钢杯,伸到桶里切了一块儿凉草,接着用小刀搅

碎,搅得很快,小刀碰着杯子发出一串“咚咚咚”的声音,这声音是因为美味的凉草而发出来的,仿佛一串银铃,还带点儿草香味儿,我们光是听着声音就流口水了。

搅碎了凉草,他掀开另一只桶,用木勺子舀了一勺糖水,倒进搅好的凉草里,再轻轻倒进等候已久的大碗里,于是,我们迫不及待地“咕噜咕噜”喝起来,那味道甘甘的,凉凉的,草冻一经入嘴,一股甜滋滋的、清清爽爽、凉丝丝的感觉立刻溢满整个口腔,沁心清凉霎时流遍全身,嘴里仍有凉草香气……有时我们还不解馋,兜里没钱了,又舍不得挪开脚步。凉草佬见状,笑着打趣:“喝得那么急,怕人抢了吗?”他便接了我们的碗,又添了一碗,免费送给我们。

大人们见了,客气地说:“你也总惯着他们,不收钱,这不亏给他们了。”

“别这么说,孩子们爱喝好呀,凉草解暑降火。嘿嘿……”他摆摆手,笑得灿烂,一脸皱纹舒展开来。

闲来无事,我常去看他做凉草,其实是满小心小计谋地给他干干活儿,讨两大碗凉草喝。他屋后种着一大片生机勃勃的嫩绿色的凉草。清晨,凉草叶上沾着露珠,他便摘了回去,洗净后放竹篮里晾干,再把凉草搓碎,过滤出青青的草汁,过滤这道工序,就重复了几遍,他倒不嫌烦,乐呵呵地说:“要过滤好,有草叶渣儿可不行!”煮滚了凉草汁后,慢慢倒进粉进去,还要适量调水……每道工序,他都做得那么一丝不苟,似乎在做一件完美的工艺品。

待那一锅凉草浆冷却后,就神奇地成了美味的凉粉,我看得一脸惊奇,这手艺,难怪大家都夸呢!他转身又去调制糖水了,忙得不亦乐乎。

窗外,旭日初升,阳光照在他黝黑的手臂上。他把凉草放上三轮车,开启一天的走村串户。那一声声叫卖,爽朗而洪亮,伴着自行车的“吱吱”声和勺子碰到搪瓷的“咚咚”声,像一曲难以忘怀的乡音,悠扬在我们童年的岁月里……